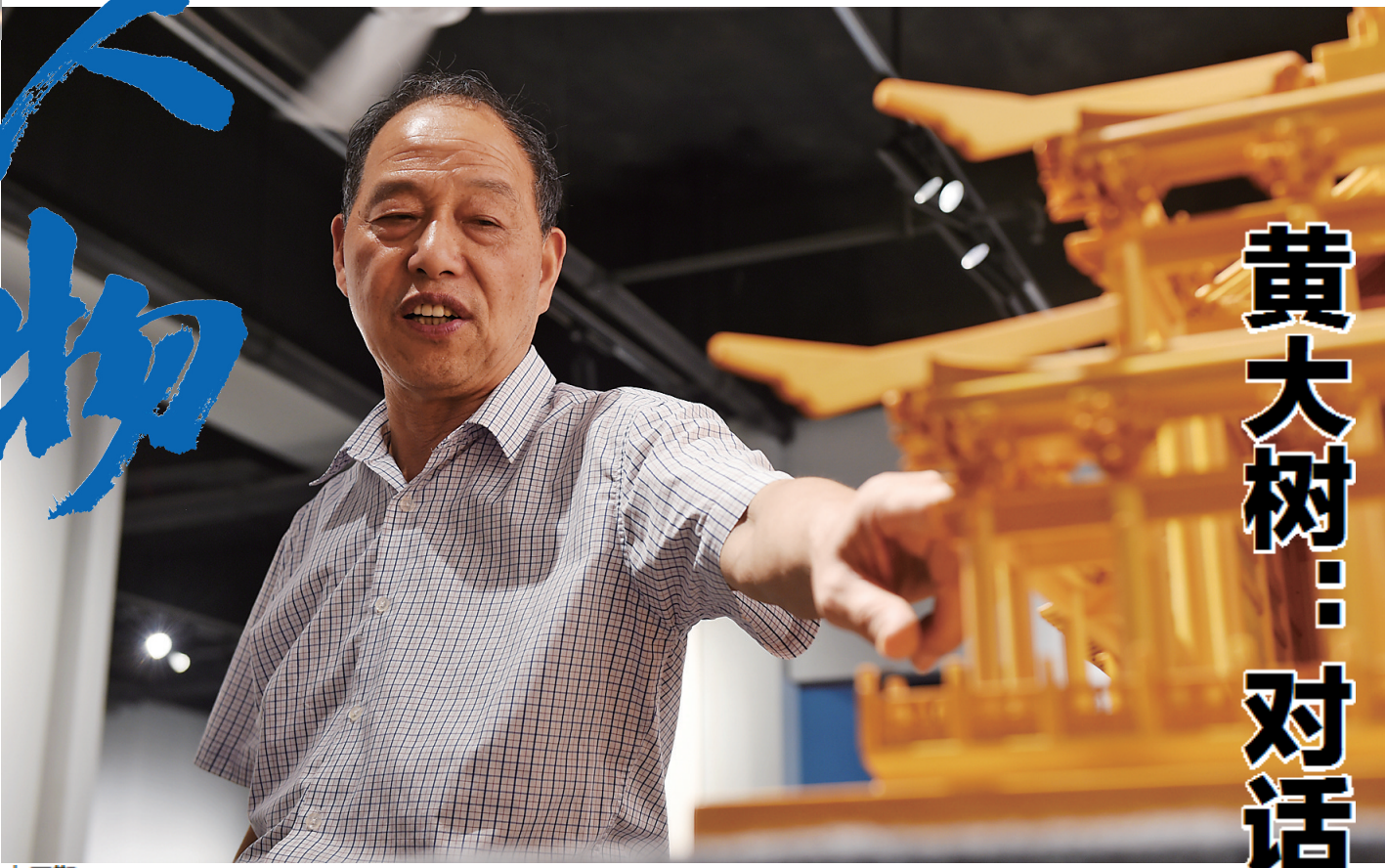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物

第二十五期



黄大树：对话古建

黄大树，临海江溪镇浚头村人，出生于1948年6月，中国建筑协会古建筑分会副会长、浙江临海市古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、高级工程师。他带领团队修复古建筑500多处，包括马来西亚张弼士府邸、浙江湖州飞英塔、北京清华园等，被评为国家传统建筑文化保护功勋人物、传统建筑行业大工匠、最美浙江文物守望者和新时代中国古建行业杰出领军人物。

本报记者卢珍珍/文 杨 辉/摄

他在家族辈分中，排“大”字辈，母亲单加了一个“树”字，便有了他的名字：黄大树。

小时候，老师拍拍他脑袋说：“大树啊，你现在是一棵小树，你要快快长大，只有长成一棵大树才有用。”

大树长成了。73岁的黄大树，已是全国古建筑界的一棵参天大树。

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各类古建筑500多处，其中，被批准为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，有300多处。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，他主持修复了马来西亚南洋首富张弼士府邸，并受国务院派遣去尼泊尔蓝毗尼建造了中华寺。

如果古建筑会说话，这辈子，黄大树听得最多的，就是古建筑的悄悄话。

一块二的出路

黄大树这一生，绕不开宁波天童寺。

1978年夏天，隔壁村的亲戚，从宁波回来，给黄大树顺带了一条财路：宁波天童寺要修塔，急招工，工资一块二一天。

一块二，它是黄大树在生产队一天所挣的四倍。

改革开放前夕，村里的生产队，已经不限制外出打工。但前提是，黄大树每天要交给生产队两毛五。

“行，去宁波。”泥瓦工出身的黄大树，心动了。

次日清晨，黄大树只身前往宁波，摸黑才赶到天童寺。推开一个修复办公室的门，对方三句话噎住了他：

“会盖筒瓦、做栋脊吗？”“不会。”

“会雕梁画栋吗？”“不会。”

“会雕斗拱、战角吗？”“不会。”

不用说，一天一块二的工资，没戏了。

“既然都来了，比村庄还要大的寺庙，我得逛逛。”走着走着，寺院内连片倒塌的围墙，引起了黄大树的注意。

他回去敲开修复办公室的门：“围墙要修吗？翻墙我会。”

对方答应了：“要修的围墙很长，你再找十几个人来。”

再次踏进天童寺，黄大树带来了18位工友，一起负责修葺寺院围墙。但很快，他们遇到了新难题：围墙上部需要做挑线、堆塑、盖筒瓦等。

黄大树被难住了。

“不懂，我就问。”生性活络的黄大树，这次请教的，是正在修葺的天王殿屋顶。夏天的宁波，室外温度飙到39摄氏度，他偷偷爬上屋顶，把瓦片揭下来，再装上去，反复琢磨后，回到工棚试验，终于摸出了门道。

工程验收时，他的活，得到了专家的认可。

站在修复古建筑的门外，往来那么多人，唯独黄大树踏进了大门，很多人问起：别人都没学，为什么就你学了？

因为一块二，因为生计。

黄大树出生在普通农户家庭，上世纪60年代的自然灾难来得凶猛，初中没读完，他就辍学了。他好学、上进，骨子里要摆脱饥饿的想法，让他碰到机遇时，比别人更加敏锐。

在生产队出工时，除了泥瓦工，他干过赤脚医生、会计，参加过文宣队，所得工分，补贴家用。

黄大树讲话时，声音自带沙哑。一问，他说：“唱京剧唱的。”

在文宣队时，他负责排练《沙家浜》，自己扮演郭建光一角。样板戏中，每段唱腔、身段、手势，他都拿小本本记录下来。“唱到哪句词，手的姿势要停在哪个位置，我对着电影练。”

看胶片电影，是那个年代奢侈的娱乐活动，一出《沙家浜》，从一个村庄轮到另一个村庄。搬到黄大树所在的浚头村，他早早吃完晚饭，搬上小板凳坐在露天晒谷场等着。

胶片电影走了，黄大树也跟着走。

散落在浚头村周围的十多个村庄，黄大树跑遍了。一开始有人陪着他看，看着看

着，就剩黄大树一个人看。“每次10多里路，来回两个多钟头。”

练到心里有底了，他叫上小学音乐老师，老师弹起脚踏风琴，黄大树一开口，这戏就成了。后来，他一个人当导演，带着其他人练《沙家浜》，练好再到附近村子巡演。每次巡演近3小时，这在生产队能抵一部分的工分。

“你想吃顿饭，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。”这根弦，在黄大树心底绷着。

一块二，是工友眼中的工资，黄大树却看到了一个行业。他顺势组建了一支27人的古建筑修建工程队，开始承揽古建修复项目。

别人问：你们这叫什么叫工程队？黄大树随口一说：临海古建队。

编外徒弟

没有金刚钻，就不要揽瓷器活。但黄大树揽了。

围墙修好后，整修办公室将寺庙的大雄宝殿、藏经阁和钟鼓楼等处的修复工程交给了黄大树。

“来不及学习。”那是黄大树当时的窘境。

天童寺修复队伍里，称得上专业的，只有两位60多岁的泥工和木工，以及技术工程师陆美玉。见黄大树好学，陆美玉把一本《营造则例》借给了他。

推开古建筑修复知识的大门，黄大树显得那么小，小到只能从认识基础专业词汇开始。

一本书，根本不够。

趁着周末，黄大树坐上公交车，奔到几十公里外的新华书店看书。“那时候真叫偷看。没钱买书，只能假装买书，然后一边看。”

在书店里，黄大树为自己找到了第一位老师，它叫《营造法原》。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江南传统建筑的形制、构建、配料、工限等内容，还包括了江南园林建筑的布局和构造。作者则是被尊称为一代宗匠建筑大师的姚承祖。

翻开一本又一本书籍，中华古建筑文化，与临海小镇的泥瓦工相遇了。合上书本后，黄大树恍惚觉得，古建筑中的每个构件，都在说话。

真正明白，是在宁波的阿育王寺西塔。

在这里，黄大树碰到了他现实中的老师，王士伦，当时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。“每周六晚上，他都会给我们上课。”

王士伦开口第一句，就说：“你们修的，不仅仅是塔、寺庙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”中华文化，黄大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汇。一份修补的生计，和中华文化搭上边了，他心中的敬畏感，油然而生。

黄大树原以为，修补古建时，自己努力修补的，仅仅是自己的钱袋子。

阿育王寺西塔，是元代的汉式建筑，七级六面，楼阁式砖木结构，通体用砖砌叠，塔内能沿台阶逐级上到顶。这种元代的汉式塔在国内留存极少，修复施工难度较大。

黄大树观察研究起西塔，还询问了寺庙的老和尚。老和尚告诉他，塔坍塌，是因为雷击后，塔顶石头坍塌下来。

等到下次王士伦上课，他叫大家提意见时，黄大树壮了壮胆搭话了：“最好把主体从下修到上，装饰从上装到下，这样的程序更好。”

“这个办法好，照你说的做。”

王士伦认可了他的操作，课上表扬了他。“我一个工友的做法，大教授说可以，我激动得不得了。”

“大树啊，你去我们研究所吧。”王士伦主动和黄大树说起，后来因为名额限制，黄大树成了他的编外徒弟。

全省文物保护工作，只要王士伦去的地方，黄大树都在身边。

“不仅要成为工匠，还要成为专家。”王士伦给过黄大树意见，“要去不同建筑风格的地方看，掌握不同的知识。”

黄大树听进去了。

走访过很多古建筑之后，黄大树明白，他触摸过的历史文化，但凡一深入，前面都是汪洋大海。

久而久之，黄大树终于和老师口中的中华文化，握手了。

1998年，王士伦去世。去年，《王士伦文物考古文集》正式出版。在一次座谈会上，王士伦的儿子王群力曾说过，由于父亲家教很严，小时候不敢待家里，一见他，父亲会拿他和黄大树相比。

黄大树有多用功？

接了天童寺的工程之后，白天修补古建筑，晚上在工地做试验，连续几年凌晨1点前他没合过眼。

工地5点下班，6点吃完饭后，他就开始研究当天的难点。“斗拱，一开始我以为是木棍随便堆起来的，后来才知道，每个拱的尺度、规则都不一样，不同朝代、地域的斗拱，也不一样。力学作用不同，抗震作用更是不同。”

试验时，他经常让工友帮忙搭建砖或者柱子，没人愿意追问一句，唯独他一个人想弄个明白。

精神上充裕了，胃病却落下了。

一段时间，每天他都捂着胃上工。

忍到最后，他去医院做了胃镜，只见报告单上画了三个叉叉。他没当回事，买了点药回来吃。

等到再次复查，叉叉变成了四个。医生一起递给他的，还有人院通知单。

如今，每年复查做胃镜，成了黄大树不能耽搁的事。

有发现才有发明

黄大树爱管闲事，这在村里出了名。

村里的戏台锣鼓一响，台下聚满了男男女女。骚动的男青年，推搡着人群，靠向女青年，人潮汹涌间，口角和肢体动作发生了。争执间，黄大树上前站在中间，拉开嗓门劝架。

黄大树喜欢劝架，但唯独古建筑修复这件事，他不喜欢站中间，他喜欢争，争个明白。

央视2022年元旦跨年晚会主舞台，设在台州府城墙善善门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这条长5000多米的江南长城，就是黄大树争出来的。

1994年初，国务院公布临海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

一个名城，要有城，有古街，但台州府城墙在哪里？当时，破损的城墙旁，农民种上了番薯，砖被用来砌猪栏。

1995年，临海市委市政府决定修复台州府城墙，黄大树所在的公司承接了这个项目。

“西门1000米，是山势最陡的地段，风格、技术、工艺、形制，它都很讲究。”不同朝代，修复方式不同，到底按哪个朝代修复？黄大树心里没底。

翻开《台州府志》，黄大树才晓得，他要着手修复的古城墙，曾是戚继光抗击倭寇指挥部所在地。

实地没有可参考的示例，他跑去北方八达岭长城考察。后来，在密云水库上方的长城，一个倒塌的敌台处，黄大树发现了一块石碑，上面记载着谭纶、戚继光修建长城的事迹。而这两人曾一同在台州抗倭，主持重修过台州府城墙。

石碑上的字，和《台州府志》上的记载，释放了某种信号。

黄大树兴奋了。

火急火燎般，他向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、中国古城墙研究泰斗罗哲文求解。正在吃饭的罗哲文，把筷子停住，对黄大树说：“赶紧回去，把资料寄过来。”

回到临海，他立马写出一篇题为《姐妹城墙“八达岭”——临海台州府城墙与北京明长城同出一脉》的文章，在媒体上发表。

文章一出，众人哗然。有人觉得，黄大树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

这一次，罗哲文站在了黄大树一边。罗哲文先生告诉他：两者并非姐妹，事实上，台州府城墙是北方明长城的师法和蓝本。

后来，台州府城墙的修复施工，都是黄大树带领团队完成的。

每次修复，都是一次解题过程，题解开了，黄大树说话的声调都上扬了，实在高兴了，他会开口唱几句京剧。

和黄大树深聊，旁人都有种感觉，黄大树每次解题时的思路，才叫清奇。

湖州飞英塔，国内罕见的“塔中塔”珍品。其修复的难处在于，斗拱的复原安装、五层空鼓凸肚的塔体修复问题。

不按常理思考，母亲掀起的锅盖、防空洞里的岩缝、农房常用的五孔板等，生活中常见的小原理，被黄大树移到飞英塔修复中。

专家邀请他讲课，他才给这些小窍门总结出体面的说法来，“压力注浆法”“檐口借调法”“塔体紧箍补砌法”“角梁预应法”，四种非常规的古塔修复实用新技法。

“有发现，才有发明。”这是黄大树的领悟。

背靠着大树

黄大树说自己很少做梦，能记住的梦境中，有一个关于天童寺。

梦里，天童寺外的水池里，很多人在捉鱼。黄大树也下水了，他撩起裤脚，一伸手，一手抓住一条大鱼。

旁人听了这段梦境，告诉他，他这是一手抓住了名，一手抓住了利。

黄大树笑一笑。

去寺庙的人，大多心有所求。黄大树经常来往于寺庙，但他从来不求。

“你帮助别人，不要想着回报，但是，会有回报的。”这是黄大树一直相信的。至少，它在黄大树年轻时，发生过。

还在生产队时，有一次，骑着自行车的黄大树，在路边遇到了一个脚受伤的小孩。黄大树二话不说，捎上小孩骑了好长一段路。

半年后，村里来了一个宁波老板，要收购棕桐树的皮做刷子用，价格一毛五斤。这钱好赚，黄大树跑去河头镇附近一带山里收购，那里的原料，才一毛一斤。等到太阳落下山头，他收到的料，已经多到没法挑。

沮丧时，他坐在路边休息。一个放学回来的小孩，多看了他几眼。

接着，小孩带来了一个女人。

女人请他进屋，泡起了鸡蛋酒，请他吃。还要把家里10多斤的原料，免费送给他。

“我小孩脚受伤时，你帮过他。”黄大树一拍脑袋，才想起自己当时的随手之举。

那个傍晚，女人叫上自己的老公，一起帮着黄大树，挑起原料翻过了山头。

来这世间走一遭，因为这个关系，上了年纪的黄大树，看得最为明白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汇溪镇浚头村许多农民，跟着黄大树走出山村，去外地修缮古建筑。在外行走的黄大树，就像一个小小雷达，一旦有合适的项目，他便介绍同村人过去。

背靠着大树，很多村民和古建走在了一起。去年，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授予临海市汇溪镇“中国古建筑工匠之乡”称号。

为古建续春秋40多载，黄大树修复古建，也修复自己。

“修古建这么久，现在是国家对古建修缮最重视的时候。”这么多年，他看到诸多古建，在自己手中重生。但有些东西，他这双手，根本抓不住。

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传统建筑分会，曾做过一个调查，全国35岁以下从事古建修缮的人，才占4%。全国更没有一所，专门培养传统古建筑工匠的学校。

“大专院校建筑系很多学生学的是理论，到了施工现场，连基本部件都不认识。”修复古建的人都没了，古建消亡它还远吗？

他试过和高校沟通，开设古建专业，一打听，这流程难走。他又想着自己办古建大学，但这又非一朝一夕的事。

说到这些事，黄大树的语调，会降下来一些。习惯性的，他会把手掌撑开，抚着前额摩挲着。“这事难。”他说。

黄大树想法很多，退休后，他要琢磨的事，反而多了。

除了古建筑，他办民俗馆，收藏床和灯具，每张床上的雕刻，承载了不同的民俗文化。他办农耕博物馆，怕以后的孩子，把老祖宗的农耕文化，抛在脑后。

“是文化的东西，它都重要。”他说。



中国古城墙研究泰斗罗哲文先生(右)当年考察临海的古城墙时与黄大树合影。(上图由临海市古建筑工程公司提供)

常青之树

黄保才

73岁的黄大树，毫不显老，堪称“常青之树”。

反倒我，初次见面，被问道：“你退休多时了吧？”

这让我挺开心，长得“着急”有好处。整个下午的聊谈，他大抵以同辈的口吻娓娓道来。

接到《台州古村落》一书的编纂任务，我有一肚子的问题向他请教，于是，以晚辈的身份，带着同事登门造访。

隔行如隔山，我对古建筑，除了晓得榫卯结构，架床叠屋不用一枚钉挺神奇外，其他简直一窍不通。与一位资深古建筑专家兼实干家对话，有点惴惴不安，怕说不上话，怕听不懂“有专攻”的术语。

没想到他不厌其烦，不觉得与我们这些门外汉浪费时间；没想到他与和蔼可亲，可亲得就像一位熟悉的邻家大伯。

他以特有的沙哑嗓音，如数家珍般用通俗语言，给我们讲述林林总总的古建筑冷知识。这些，都装在他略微谢顶的脑海里，信口说出，如银泻地，令人茅塞顿开、醍醐灌顶。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，听大师讲。

黄大树真是技高德劭，他“绝知”古建专业，靠躬行。四十载在古建筑修缮和保护领域，打滚爬摸，潜心钻研，带领团队修复500多处古塔、古城墙、古寺、名人故居和古建筑群。他从临海老家当泥瓦匠起步，走向浙江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，足迹处处，留下了大国工匠的杰作，让众多古建筑焕发活力，让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弘扬。黄大树的英名、美名，也水到渠成，扬扬遐迩。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，被评为国家传统建筑文化保护功勋人物、传统建筑行业大工匠、新时代中国古建行业杰出领域人物。黄大树，就是台州乃至浙江的一张名片。

一个人，一辈子，干一行，成一业，缘于初心不改、恒心有加。一开始，黄大树为谋生闯荡宁波，从修天童寺围墙起，凭着吃苦精神，不懂就学，“最终得到了修复主大殿的资格”。从此一发不可收，在古建筑修缮道路上越走越远，终于频频修得正果，让业内和世人刮目相看、青眼有加。

除了吃苦和好学，黄大树还勤于钻研，善于创新。古建筑修复是项高难度工作，会遇到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问题。实践出真知。在这方面，自小初中还没念完的黄大树，头脑反而少了羁束，创新意识特别活跃，他带领团队反复实地考察，再用模型搭建实验，譬如修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湖州飞英塔，就琢磨出“压力注浆法”“檐口借调法”“塔体紧箍补砌法”“角梁预应法”，这“四法”外行人听不太懂，但事实证明，纯系首创，切实可行，成功解决了斗拱补装、墙壁空鼓、角梁变形的通病，得到很多考古专家的认可，还获得了中国实用科技报道大奖赛一等奖。黄大树平时专注于古建筑，创新灵感常源于生活，一个锅盖的原理，都可以被他移植到古建修缮领域。他有一颗聪明的脑袋，再难的难题，也通过他或信手拈来、或殚精竭虑得来的方法，被游刃有余地破解。可以说，那些赫赫有名、经由黄大树“妙手回春”的古建筑，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智慧。

建筑是一门艺术，古建就是更。黄大树和他的团队，总是把接手的每一个古建筑修缮任务，视为一件艺术品的“创作”。他坚持发扬工匠精神，全力做到一丝不苟；他不断积累经验，因地制宜，活学活用，使得每一件作品都成精品力作。他深知，自己修复的古建筑，应该留存千古，惠泽后世，因而像鸟儿爱惜羽毛那样珍惜专业高度和业界美誉度。这是一个大家的追求与坚守，让黄大树与古建筑密不可分，他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，实至名归。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黄大树虽年逾古稀，但仍以矫健挺拔的身姿，奔波在文物古迹保护之路上。他看到了古建筑修复后继乏人，而全国没有一所专门培养传统古建筑工匠的学校，而萌生在家乡办一所“古建大学”，或在家乡院校开设古建专业的愿望。去年9月3日，他看到新华社发出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》，当晚就给我发来微信，说“中央为全国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方向、点、面、措施、职责都讲到了，我国文化遺產保护弘扬的春天又来了”。片言只语昭示他那颗钟情事业的拳拳之心，也传递出一个报章发愿的声音：古建筑和其他所有文物保护，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。

这也是黄大树的春天，期盼“常青之树”更青。